

水中圆月

□镇江 张星

毕业后外出工作,已有一年多的时间。不知不觉间,这竟是我独自在外过的第二个中秋节了。

离家时候的景象历历在目。父亲坚持要开车送我,即使我家离火车站仅有一两公里的距离。在车里,父亲专注着眼前的路况,我收集着窗外流过的街景,我们谁也没有开口。车里看似如平常一样的安静,但却暗暗弥漫着一股别样的情绪。它不知从哪里散出,最后又郁结在我的胸口,觉得自己好像说不出话来,更不敢看父亲一眼。

很快,车便稳稳地停在了火车站门口。人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从玻璃门里进进出出,我深吸一口气,想把胸中闷闷的感觉冲散。

父亲按着方向盘,突然说了一句:“去那之后,别随便开别人车啊。”我怔了一下,随即点头称记住了。接着,他仿佛是被解除了沉默的禁团,开始向我安顿着,别人送东西要知道回礼,尽量别借同事东西,做工作要认真,犯错了要及时改正……隐约中记得,上次父亲这样事无巨细地安顿我,还是在

准备离开家去西安上大学的时候。

南方的月亮又一次高悬在天上,而我和我那西北的小山城,隔着一条大江,一座山脉,一千四百公里的路程,已经错过了一年多的春花秋月。

如今,父亲每次打电话过来,都会问我一个人在外孤不孤单,这边的饮食还习不习惯,要不要给我寄一些吃的。我每次都是扬着笑脸回道,一切都好。

尽管这样说着,父亲还是会寄很多东西给我,我经常开玩笑说,父亲真是老了,不会算账了,这邮费都比东西贵了。

中秋将至,我又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东西,一盒康祥月饼。父亲在电话里很是兴奋:“康祥换了新包装了,咱县的产品准备往市里发展啦!”我对这个我们县的特色月饼特别熟悉。小的时候它还是很简单的包装,透明的盒子里码着两层共八个白色月饼,每个月饼的底部都印着红色的“康”字。

打开层层包装,终于看到了月饼——它竟还是以前的模样。往手

里一拿,就有细碎的渣掉下来,咬上一口,酥酥脆脆中夹杂着甜味和咸味,一看月饼,它还夹着花生、核桃、葡萄干,再咬一口,就是满满的馅儿了!

大美食家苏轼有诗云: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。”我一边吃着家乡的月饼,一边看着月亮,通过口味的味道,记忆中的形象,便在心中幻化出只属于家乡的圆月。

眼前清辉入江,在水面上洒下银光点点。耳畔秋风习习,波动的江面就像有璀璨星河在其中闪耀。

而我却突然想起家门口的那条小河,涓涓流水中一定也有一轮明月。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原来我也是最思念家乡的月啊。

那条小河,在它还没有流进渭水汇入黄河之前,宛如一条少女的腰带环抱着小城,也哺育了那里的那十万人。城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还有我辛勤一生的父辈们。我的父亲,他应该也正看着河中的月亮,想着他远方的女儿吧。

或许他还在想,如何将这水中的圆月,寄给他独在异乡的女儿呢?

萝卜的滋味

□重庆 田莉

一到秋天,我家就三天两头吃萝卜,换着花样来:萝卜汤、萝卜丝、萝卜干。因为家里堆了一大堆,要使劲吃。

萝卜是外婆种的,她有一个菜园。勤劳的她很会种菜,她种的萝卜,长得胖胖的、白嫩嫩的,有长条形、有椭圆形。每年秋天,只要父亲去外婆家一趟,我就知道此后我家餐桌上,几乎顿顿有萝卜了。

俗话说“秋冬萝卜赛人参”,父母一直觉得萝卜就是大补的菜。我家一般有三种吃法,炖萝卜排骨汤、清炒萝卜丝、腌萝卜干。

一入秋,萝卜一运到家,第一顿萝卜餐,母亲会炖萝卜排骨汤,说给全家人“贴秋膘”。她会早早地去菜市,找熟识的屠夫买精排,去晚了,免费送的大棒骨就没了。反正当时流行,买肉就可以送大棒骨,不知为什么。我是最喜欢吃大棒骨的,别看他没什么肉,我喜欢

啃着玩,有趣。吸里面的骨髓,我也很擅长,母亲觉得那个补钙,有助于长高,看到我吸得干干净净,总夸我能干。

在那个清贫的年代,并不是天天能吃肉,萝卜在我家最家常的做法,还得是清炒萝卜丝。父母很喜欢吃,几乎每天炒一盘,却也吃不腻。但我对清炒萝卜,实在没好感,太淡了没味儿。

萝卜放久了也不如刚摘的新鲜,母亲就会趁着新鲜,做腌萝卜干,便于保存。萝卜洗净,晾干水分,切丝。下缸,一层菜,一层盐,一层辣椒粉,码实就成了,一般腌个一周左右的就可以开坛抓点尝尝了,也不咸、很香、很脆,下饭神器。一缸可以吃到开春去,萝卜的美味,就陪伴我们秋、冬、春三季。

后来,我到外地读书、工作,在北方生活好几年。可能正是这种久违,反而我对萝卜有了感情。偶尔会

买点来炖汤,或者做凉拌麻辣萝卜丝。到了北方菜市场,看到成堆萝卜,才知萝卜是一个老少“通吃”、南北皆宜的平民食物。北方卖得更便宜,北方人买菜豪爽,一买一筐。南方人买萝卜是按个数来。

我生孩子那年,剖腹产后,需要通气。母亲提前几天,从两千里外的老家,一个人坐高铁,给我带来了十几斤萝卜。那是外婆种的,母亲把萝卜切片炖清水给我喝了两大碗。同病房的产妇,都惊讶于,白萝卜如此快速有效的清肠通气功能。

今日,秋雨绵绵,遥望家乡的方向,思绪万千,剪不断。

现在,我就很想喝一碗萝卜排骨汤,带有大棒骨。肉香夹杂着萝卜的淡香。如此滋味,仿佛一直没散去,让我三冬暖,春不寒。

我想念外婆,和她菜园里的萝卜。

总记得一些小事情

□南京 王慧琪

今年夏天,我们在盱眙天泉湖自家院子的菜地里,收获了几只粉刺刺的冬瓜。除了通常的吃法:在冬瓜里放几片海带,烧汤;我还喜欢把冬瓜切成薄片,红烧。做这道菜似乎不要什么烹饪技术,先用油把冬瓜片焯透,再放些盐和酱油,搁少许水,小火焖一焖,即大功告成。吃冬瓜的时候,我想起了父亲。父亲的最后几年,请了护工来照料他的饮食起居,中午、晚上他一般就吃四样菜:一是红烧冬瓜,二是西红柿炒蛋,三是红烧带鱼,四是山药烩小肉圆。每天吃,总也吃不厌。父亲是江西人,吃菜的口味重,每只菜里都放了较多的酱油,红彤彤的。照料他的护工年轻时曾当过兵,是炊事兵,所以烧饭弄菜有两下子。父亲吃菜品种的相对固定,让护工省了不少脑筋。每次只做这四样,做一回可以连着吃几天呢。父亲走了有十几年,但类似于这样的事,总会因一些缘由而被我一再忆起。

远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这个朋友,和我神交已有三十多年,但一直没见过。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本青年刊物做编辑,他当时是一个县里电影公司的美工,画电影海报,业余时间喜欢写影评文章,字也写得好。寄来的稿子比较对青年读者的胃口,基本上都能用出来。后来我去了出版社,搞另一本杂志,他依旧给我投稿。他人很勤奋,写了很多作品,出了好几本书。工作事业上也发展得很好,在一家都市报做文化记者,一直做到了副总编辑。他还主持读书版面,约我给他写稿子。每次发了文章,他一定亲自写信封,把样报用快件第一时间给我寄来。我跟他讲,现在一般都不给作者寄样报了,你工作那么忙,发个电子版就行了。他说虽然是件小事情,但能做的就坚持做吧。这样的回答很让人感动。

老友昌华,三十年前的同事。都老了,但还在一起玩,时不时会凑一堆喝两杯。他年轻时当过兵,退伍回

来做“孩子王”,有十几年中学班主任的经历。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几十年了还都与他保持着联系,同学间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都会想法子把他请上。昌华和我说过一件事,说二十三年前的一天,他从出版社下班出来,被两个以前的学生堵上了,不由分说拉他去了家饭店。走进去一看,嗨,坐了满满四桌,一个班的学生全来了。他弄不清咋回事,其中一个同学告诉他,今天是你五十五岁生日。昌华很纳闷:你们怎么知道的?原来有一个同学是户籍警,从警务平台上查到的。学生们给老师送的一只多层蛋糕,小车门都进不去。回家后昌华坐在蛋糕前,让太太给他拍了一幅照,然后特地洗印了四十多张,给每一个学生送去。师生的情谊居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我没见过昌华的那些学生,但一定是一批有情有义的人,反过来,他们的这个老师,让他们几十年后都还能记着,也一定是个特别特别有情趣有魅力的人。

打水草

□宜兴 孙晓明

成片的火烧云在东方地平线上久久徘徊。晨风中,感觉不到一丝凉意,我早早起床,和邻居老崔父子一起到远离村庄的蒲墅荡打水草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,化肥稀缺。人们通常把青草、水草和河底的淤泥相伴,腐烂发酵成有机肥。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江南水乡农活相对空闲的时候,也是打水草的最佳时期。

老崔憨厚老实,但勤劳肯苦,就是干活速度慢一点,外号“慢性子”。他儿子云祥是我同学,性格像他爸,在人员组合时老崔父子总被人挑剩下。这一年,我17岁,个子矮小,又缺乏劳动经验,自然就成了老崔父子的搭档。

蒲墅荡,位于里墨山北麓,来自太华山的众多溪流在张渚镇汇集,自南向北奔流数十里,在这里放缓了脚步,方圆数百米的水域蕴育了丰富的水生精灵。把打水草的战场选择在蒲墅荡,是老崔的主意。他性子慢,却很有智慧。他知道,靠近村庄的小河里,水草早已所剩无几。

水泥船在逆流前行,老崔把橹,我吊梢。云祥站在船头,他手把竹篙,在船穿越小桥涵洞时修正航向。随着木橹摇动的吱嘎声响,碧波像大匹软绸荡漾舒展,泛起层层涟漪。我尽力推拉着橹绳,只恨两岸的树木向后走得太慢。

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蒲墅荡水清澈见底,碧波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。满眼的水韭菜绿中带青,在水中招摇;浑身鱼鳞般的马尾草,一束束浮在水面,微风吹来,悠然自得……

“抛锚!”老崔一声令下,水泥船在一片浅滩边泊下。三人分工合作,老崔和我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负责割草,云祥负责打捞。那装

晒娃

□南京 柯宁生

在微信里发自家小孩的照片,现在被叫作晒娃。

我的外孙女从出生之日起,老伴几乎就把我抛到一边去了,家里的重心就是围着孩子转。寒来暑往,忙得不亦乐乎。自从她学会了发微信就喜欢用手机时不时对着小孩走路拍、吃饭拍,玩要更要拍,乐此不疲,她的手机里找我的照片没有,而小外孙女的照片几乎塞满了,只要朋友一聚,她就打开手机一张一张“晒”给大家看,对老伴来讲自家小孩的每个姿势都是令她陶醉的。

我晒娃比老伴高一个层次,那就是孩子有值得我炫耀的地方,才是一份满足和幸福。外孙女上五年级了,年年都是三好生,奖状一大堆。那份隔代亲自然由里而外地散发,赶不及地对着奖状噱里啪啦一阵猛拍上传朋友圈。记得外孙女一年级暑假时我和老伴带她出国旅游。一天早餐时间旁边有两位外国

人有长竹柄的伞形水刀在老崔手中舞动,行云流水一般娴熟,而在我手中,显得那么的拙笨。老崔说,水刀竹柄和荡里的水草角度越小越省力,效果也越好。可我这水刀怎么也不听使唤,要么浮在半空,要么扎进污泥,任凭手臂竭尽全力,浮起的水草仍寥寥无几。

“晓明,你看看我家老爷子是怎么割的。”这是云祥的声音。他站在船头,大捧大捧的水草在他耙上捞进船舱,显然,他在为我着急。

站在船头的老崔,唯一的装束是腰围的前下方扎着一块不过膝盖的布条,他几乎是裸露着身体躬身船头,半马步双手拉刀。没有羁绊,身手灵活。

原来如此!我环顾四周,荡面上几只白鹭在展翅嬉逐,时而荡面踩水,时而跃向蓝天……哈哈,我要自由解放啦!我一下脱掉汗衫短裤,纵身跃入水中。我无心嬉水,扇形水刀在我手中来回抽动,效率顿时倍增。水韭菜、马尾草,争先恐后地亮相水面……

“云祥,你快点来捞啊!”这会轮到催他了。“来了来了!”他脚踩船帮,三脚两步跨到船尾,“你慢点割,我来不及捞啦。”他看着我身前一大片战果,流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

其实老崔父子和我的搭档并不吃亏,打水草需要臂力,更要持久力,我虽然年纪小,但我平日坚持练武,那股韧劲绝不逊于大人。我在水中纵情发挥,一刀又一刀,刀刀发力;一片又一片,片片清剿,不到三个小时,水草就堆满了船舱。

太阳垂悬在头顶,我收起战刀,仰躺水中,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蓝布,棉絮似的云朵在自由飘逸,阳光透过它,洒向里墨山峰、蒲墅荡面。

不远处,惊起一只白鹭,扑棱着翅,掠向天边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5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